



如太平洋般浩瀚无垠

傅修延

一直期盼着《胡先骕全集》问世，今年是老先生130周年诞辰，出版这套书是对他最好的纪念。龙年之前这套装帧典雅、厚重精美的书籍终于摊开在我的书房。那天于我而言简直成了一个节日。沐手拜读之余，我想起了济慈的十四行诗《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这位浪漫诗人一直渴望得到充分体现荷马史诗原貌的译本，他把自己的读后感形容为探险家登上高山之巅看到太平洋，眼前一望无际的恢宏景观让他惊愕到说不出话来。

像太平洋那样浩瀚无垠和深不可测，也是我对《胡先骕全集》的第一印象。这套书如今被我放在探手可及的位置，伴随着不断翻阅，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浅陋与无知——这19卷大书覆盖的学科实在是太多，涉及的范围实在是大广，鲜有人能对其作全面系统的评论，因此我这里只能写下自己初读后的感言。

在胡先骕所处的那个时代，有人以为世上有两个同名同姓的胡先骕。本书主编胡晓江（他和祖父胡先骕一样是哈佛博士）在前言中说：“曾经，‘H.H.Hu’是那个享誉世界的中国植物学权威，而‘胡步曾’则是文学史上坚决维护传统文化的文学评论家和古典诗人。两个名字代表了往往少有交集的两个世界。即使在今日，研究胡先骕的学者仍然分属于两大学科。”

而我却觉得世间曾有多多个胡先骕，除了那个被称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的胡先骕之外，还有作为诗人、批评家、翻译家、学会（包括刊物）发起人、科研机构（包括多家植物园）创办人和大学校长的胡先骕。除上述领域外，这套书显示胡先骕在哲学、教

育、历史、地理、语言乃至时政和外交等方面均有涉猎，围绕这些话题发表过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一般人可能无法想象，胡先骕的兴趣竟然如此广泛，在许多看上去与其主业无关的领域钻研得如此深入。

我当然不是第一次读胡先骕，《胡先骕文存》一直是我的案头书，《胡先骕全集》让我在重温中更新对他的认知，也让我像以往一样从他广博的知识中获益。作为从事过高校管理工作的教育工作者，我们今天常说的“立德树人”与其“进德修业”育人宗旨一脉相承，国立中正大学首次开学典礼的及进德修业之方针（第15卷）。作为土生土长对地域文化有浓厚兴趣的江西人，我一直想弄清楚西山万寿宫庙会中女性香客为什么会在发间佩饰松柏叶片，这次读到《东南诸省森林植物之特点》（第1卷）一文，其中的“土民以其（水松）枝叶供装饰嫁奁之用，因其结实，多呼为长柏，以为宜男云”，启发我这种佩饰应有求子动机在内。

仅从学问角度来观察仍属管中窥豹，本书尽最大可能收集了胡先骕留下的文字，却未能囊括他这一生的全部业绩。植物学研究绝非书斋内的坐而论道。1920年夏和1921年春，他在浙江和江西开展过两次大规模的植物采集，第一次历时三月有余，第二次长达半年——“步行所及约计程五千里”。好在考察途中所作的纪行诗都已收入此书第17卷，读者可以凭借它们想象采集者筚路蓝缕、风餐露宿的辛劳。

除了把文章写在神州大地上，他还是一系列科学实体的创立者（“老祖宗”之名应当由此而来）。这些实体包括生物系、研

究所、学会、会刊和植物园等，它们如今都已成为中国植物学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胡晓江教授据此称祖父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事业家”。本书虽不能直接反映他在这些事业上的投入，但我们可以从第19卷的年表、人名索引和信函索引中，看到他这一辈子和多少人士和机构打过交道！第18卷《外文信函》收录的782封信函，反映出他是把中国植物学带全球格局的重要推手。胡先骕如今长眠于他亲手创建的庐山植物园，他在这里实现了与自己开创的事业融为一体的心愿。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如此谈论文艺复兴：“那时，几乎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胡先骕属于这种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巨人，他这一生成就的事业太多，多到人们数都数不过来。以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例，胡先骕一边为创立庐山植物园和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等机构奔波操劳，一边撰写出一系列论文与《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等著作，并翻译了170首苏东坡诗词和洪昇《长生殿》全本（《长生殿》英译本中附有一篇一万多英文单词的译者介绍），还发起成立了中国植物学会并创办了《中国植物学杂志》等等。

这样豪气干云的忘我投入，与今天一些人的“躺平”形成鲜明的对照。现在许多人热衷于谈论江西历史上人才辈出的盛况，网上还有人用“环江西XX圈”来表达对发展现状的焦虑，本书在这样的情况下横空出世，有利于提振今人的地域文化自信，因为它显示“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之语并非只适用于过去，赣鄱大地直到

20世纪还在“出产”如此非凡的人物，这片土地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最后要说的，面对这样一套皇皇巨著，人们心头肯定会浮起一个问题：这一切是怎样做到的？我想用自己的阅读体会给出一个简单回答：兴趣与热爱使然。胡先骕之所以能成为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巨人，固然与其天赋异禀有密切关系，但如果停留于这样的认知，等于把他置于一种高不可攀、无法效仿的境地。我注意到本套书中“有趣”之类词语的出现频率相当高，如他会用“实为植物界最有趣之分子”“亦趣事也”来形容植物学中的发现（《中国植物之性质与关系》，第1卷），以及说“生物学是最有趣的一门科学”“在显微镜下观察微生物，实在是为最有趣的事”（《如何获得丰富快乐之人生》，第15卷）。此外，他还有“极为美观”“甚为美观”“可称世界最美之树”（《中国植物之性质与关系》，第1卷）之类的表达，甚至还有“幽花楚楚，风致宜人，最为特异”和“乔柯蔽日，高逾十寻，鳞鬣嵯峨，最为伟观”这样极富文艺色彩的文字（《庐山志·庐山植物》，第1卷）。本文无法将《胡先骕全集》中此类词句一一列出，读者可以从《如何获得丰富快乐之人生》等直抒胸臆的文章中，感受他那高远的人生志向和磅礴的生命激情。

有了这样的志向与激情，所有的艰难困苦都会化为人生中的欢喜与快乐，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超越常人的勤奋与付出。他的学贯中西和融会文理，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得到解释。今人如果要成就一番事业，首先须有这样的人生态度，这应当是我们从他那里汲取到的精神营养。



摇曳在旧时光里的爱

徐静

《琦君散文精选》收集了我台湾散文家琦君50篇散文，分为“母亲的金手表”“金盒子”“青灯有味似儿时”“万水千山诗友情”“读书琐忆”五辑。

本书精选了琦君的散文代表作。书中以童真、亲情、友情、感恩等为主题，用细腻委婉的笔致，精心筛选出典型的生活细节，捕捉人物心理的微妙之处，构筑出一个个至真至善、和乐敦厚的美好世界。书中的每个部分都贯穿着“爱”的主题。

文集的开篇，作者将对母亲的思念化作皎洁的月光洒向了读者。在《秋花远比春花净》一文中，作者以深情的笔调勾勒出母亲生前最喜爱桂花淡雅高洁的特点，以至于母亲走后，再闻桂花香时，她把情感倾注纸面，寄托无限思亲之情。她写道：“母亲即便不认得多少字，却将父亲的那两月得意之诗‘秋花远比春花净，春月何如秋月明’牢牢地记在了心里。”母亲虽然长逝，但母爱不会消逝，这母爱的余温依旧会萦绕在作者的身旁，陪她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

在《春酒》一文中，作者写农村的新年时间是漫长的，她喜欢故乡新年后饮春酒的习俗，尤爱母亲在冬至日泡的八宝酒和大厅十二碟的大席席。作者通过一系列的细节描写来体现内心对童年、对母亲以及对故乡浓厚人情味的眷念。那故乡的春



琦君著
长江西出版社

一首赣南乡村变奏曲

龚文瑞

《金色鹭河》是作者继农村题材小说《丰收》后，反映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父辈、己辈两代人所处时代的又一阙乡村变奏曲。这则变奏曲雄浑激荡、铿锵有力，小说中的人物饱含生命激情，他的个人命运、生存状态与乡村走向、时代发展息息相关。

小说以大山、兰花夫妇和满堂、满红兄弟二人的打工成长史，以及赣县田村黄元产业发展史为主线，文学态势纵横捭阖，既跨越时空，跋涉岁月之旅，还沉浸家园，释放故土之情，可以解读成是一部家族史、创业史、乡村扶贫史。

小说通过小人物的命运、人性，状写所处时代的宏大历史，采取对生活的故事化、世俗化、日常化处理，将人间世相和人性的真实样貌一一呈现，铺展了一幅秀美乡村的曼妙画卷，体现出这一嬗变过程中人们强烈的家乡情怀。

作品以个人而乡村，由地邑而家国，在表现人物命运时，也积极地表现一个民族



刘七宝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行进行程中的林林总总，同时，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人性的思考。小说有对人物的苦难描写与挫折呈现，但更多的是对现实的积极态度和乐观进取的体现，比如满红返乡创业的乐观心路历程、干部的奉献精神与为民情怀……每一个人都是时代的参与者与见证人。

对人物命运的细致描摹，对现实观照下的人性呈现，是写作的追求之一。本书对故事主人公大山、兰花夫妇的叙述最为细腻而深情，两人一生在故乡与他乡之间奔波。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因为处在社会变革期，而有着较为深刻的生命感悟。他们想走出大山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但城市并没有接纳所有的打工者，有的打工者成功地融入了城市生活，有的则在屡屡遇挫后返回了故乡。大山、兰花就属于后一类，他并未成为故乡，故乡依旧是归处。他们有着一些共同的特质：付出得多，索取得少；顺从命运，少有抗争；他们善良而坚强，朴实而真诚。他们身上呈现出中国乡村农民最为本真的模样。

人物的现实感是本书的最大特色。大山、兰花这对平凡的夫妇，外出打工失败，返乡二次创业，尔后大儿子满堂外出闯荡，二儿子满红返乡创业。这种人物命运的安排，恰恰是当代乡村农民生存现状的一种真实呈现。相当一部分人以一种更为朴实的姿态回到乡村，并重新审视家乡，重新选择生存的路径，满红返乡发展黄元米果产

业就是当代新农人生产生活的一个缩影。

《金色鹭河》中的两代人，被命运纠缠的同时，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起，不断奋起与抗争。这些大时代的众生相，也是小说能够打动人心的原因。这份私人化的人生经历，因其至诚至爱的情感呈现，深深地激荡着读者。比如大山、兰花的死亡，十分细腻真切，引发读者强烈的共情。可以说，这一部分的叙述体现了作者强烈的悲悯情感与强大的文字感染力。

民间风俗与物事的运用也丰富着小说的内蕴。比如把中药渣倒在路中央，游龙时的“龙灯进屋，买田造屋”，东河戏和黄元米果，过春节接客时吃满碗，中秋烧瓦塔，盖新房时“过午”和“接茶”等等这些富有浓郁乡土味的地域文化，为作品注入了更加深厚灵动的文学意蕴。鹭河两岸风光旖旎，乡村人家炊烟袅袅，黄元米果的清香、鹭溪河水的清幽以及衍及整个赣县区域的瑞峰山、宝华寺、真真寺、樱花公园、客家文化城等承载着厚重历史的风光胜地，被作者一一描绘，如诗如画，引人入胜。

这是写给赣南乡村的时代变奏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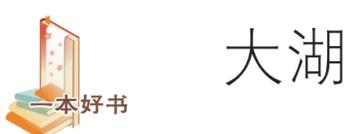
洞庭湖街远山、吞长江，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散文集《大湖消息》便以浩荡变迁的洞庭湖为书写对象，并凭借独特的艺术张力和生命启迪，呈现了可贵的文学面貌。

《大湖消息》分为两个部分。上部为《所有水的到访》，围绕洞庭湖生态圈的生灵书写与言说；下部为《唯水可以讲述》，以洞庭湖区生活的人为焦点展开叙述。

我们品读世间沧桑、人心冷暖，融进自己的生命况味，捕捉到的其实是作家在文本之外的功夫。作者翻开尘封的旧史册，深入现场，实地行走，聚焦湖湘大地的新变迁，带着敬畏与深情，爬梳打捞那些既普通又不寻常的湖上人群与水为伴的生存遭际。抬头星光闪烁，侧耳风声严厉，涌动着激荡读者心灵的大湖气象。

作者先后做过教师、记者，他对过往的追怀、对当下的探索、对未来的追问，始终紧紧聚焦于寻常生活中的个体遭际与群体困境。书中诸多的人与物，无不勾连着作家的筋骨，他体恤他们、关怀他们、充分理解他们，他的写作有真切坦荡的气质。书中的篇章并非非一一线性的，而是多线并进的精妙结构。作者耐心推进笔下的温情，将读者在阅读中所滋生的感动、思考与精神共振，铆合于复杂时代变迁中的人性光辉。

层林尽染湘江北去，万里长江滚滚东逝。水是大地之灵性，滋养着万物，也生长欲



大湖变迁中的磅礴与安宁

张晓飞

望人心，每一个寄居湖上的人，生存都与水不可分离。作家在书中写到的湖洲之上的人，有生物科考的年轻博士、渔民、森林公安、饲养员、管理站长、司机、外出割芦苇赚钱供女儿把书读完的老父亲、被沼泽吞没的少年、逃出生天的年轻女子、猎户神枪手……他们的命运都与大地上的这片湖水有着内嵌的关联。

最令我难忘的是作家描述一名被抓获的毒鸟老人。“秃顶低垂，脸色煞白，呼吸急促。”“沮丧的毒鸟人坐在隔舱板的面梁上，双手夹在双腿之间，十根手指绞在一起，指甲藏污纳垢，粗糙的皮肤像堆积着没扫干净的鳞片。第一次见到纹路如此苍老复杂的手，蒲滚船突然发动，飞驰，他的身体急速前倾。”“这个年近六旬的老男人从未娶妻生子。在旁人的记忆里，他沉默寡言，长久以来与第一家人住在一起，很不讨亲人的喜欢。”“这个可怜的人，没有得到同乡之间一声温暖的问候，他也主动躲开那些帮扶者的视线，悄无声息地走远。”无一字不悲悯，无一字不体恤。



沈念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写作者有广阔深邃的性情和心灵。我敬重文本中所描述的那些历经艰难依然生生不息的开拓勇毅精神，更感念写作者对人的生存与生命状态的共情与关怀。

山可涤尘，水可涤安。读《大湖消息》，品读候鸟、鱼类、麋鹿、江豚等生灵在时代浪潮里的命运遭际，唤醒的不仅仅是人们对一汪蓝色大地血液的珍视，对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深思，更是在唤醒对自然与宇宙的敬畏之心，

警醒自己荡涤无边无际的欲与妄。某种宿命的、与生俱来的力量蕴藏于万物，本书呈现的是大地与命运的关系。人与自然，永不可分离，就像风是候鸟生命的一部分，只有在风中，他们才算真正地活着。

本书的思想性、现实感与锐利感十足，远不是寻常所见愉悦美景的泛泛描绘，认真的读者不难从中感受到其中的抗争与奋斗。它书写人在独特环境下直面生存现实的内心与情感，为大湖变迁保留了可贵的精神印记。其实，土地就是那片土地，它不因诗的吟咏或词的美意而改变，我们跟随着文本，在大湖之上看云的反射、星的闪烁、水面的反光；看湖上的飞禽踏波助跑，凌空、滑翔、穿越、翱翔，鸟去一湖皱，鸟来半边天；看昏黄的天色被冷风剪成碎片，等待我们心中的春天。

山水是地上之文章，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大湖消息》为洞庭湖的地方文化品格构筑起磅礴、磅礴的大气象。合上书本，书中所有的声音归于寂静，我心中的湖潮依然翻涌着、滚烫着，像一块烧红的烙铁味味冒出一片滚烫的水汽。

酒为什么会让人念念不忘呢？不仅仅是因为春酒好喝，还因为酒香中聪慧与慈爱母亲的忙碌身影，以及乡亲通过饮春酒沉淀感情。写酒美，即是在写乡邻美。

作者在《桂花雨》中这样写道：“母亲说，杭州的桂花再香，还是比不得家乡旧宅院子里的金桂。”这种思乡之情贯穿全书。她在《玉兰酥》里又写道：“玉兰酥是一种人嘴便化的酥饼，听名称都是香的。”这是母亲早年别出心裁，用玉兰花瓣和面粉鸡蛋做出来的酥饼。无论是玉兰酥还是桂花，都是琦君借用故乡的事物表达着对故土无尽的思念。琦君怀念的不仅是食物，更是与母亲在故乡团聚的时光。

在《三更梦当书枕》中，琦君以平常的笔调讲述了她自童年而中年的读书回忆以及记忆中的父亲、“二叔”、老师等师长。他们在读书写作上给了她不少指点帮助，读来让人倍感亲切。“二叔”教会她：“无论读古书新书，都要能抓住重点，先看作者自序和目录，略读即可，不必逐字逐句推敲。”“二叔”的谆谆善诱，让她懂得“会读书的人，不但人受书的益处，书亦受人的益处”。她的大学中文系主任夏承焘老师善于在生活中启迪学生培养温厚而敏锐的心灵，他提出“要放开胸怀与大自然为伴，在自然中寻找生活乐趣，写作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灵感”，这一理念让作者受益匪浅。

思乡和思亲，从古至今都是文人常见的创作主题之一，而本书对故乡及故人的回忆简洁有力，意蕴悠长。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个鲜活的人物，也把对故乡和身边诸多亲友、老师、同学的回忆和思念诉诸笔端。阅读她的文章就像欣赏一幅国画，仅用朴素的黑白，便能描绘出一个似真似幻的美妙境界。国画不似浓郁的油画，国画的美是一种淡雅之美、素净之美，这恰好是琦君散文带给我们的审美体验。

她仿佛是用稚子的口吻在讲故事，想到哪说到哪。她不拘泥于传统的写作方式，而是最大化地让人如入其境，以轻灵洒脱自然的笔触，注重细节的真实与丰富生动，情感跌宕起伏，舒展自如，而又有张有弛。之所以如此，琦君的散文才会入选中学课本吧？

琦君用质朴的文字呈现身边小事、生活见闻，抒发所思所感，情真语挚，传递了感人的力量。文字细腻柔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看似波澜不惊的叙述，总能深深打动读者。

她的散文里那一帧帧转场的画面，是对逝去光阴的感念，温暖着琦君的岁月，也温暖着读者的人生。她让读者读懂了人世间的爱，也懂得了学会珍惜世间所有美好的相逢。